

「名家译丛」



The Gadfly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 / 著 曹玉麟 / 译

— 全译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l.cn

名家译丛



The Gadfly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 著 曹玉麟 / 译

— 全译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全译本精装版 / (爱尔兰) 伏尼契著; 曹玉麟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90-0528-3

I. ①牛… II. ①伏…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245824号

牛虻 (全译本精装版)

著 者: (爱尔兰) 伏尼契

译 者: 曹玉麟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刘 晓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校对: 邱文瑾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926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20×1010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528-3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本序

伏尼契，英国进步资产阶级女作家，出生在爱尔兰，小说《牛虻》是她的代表作。该小说在疆域广阔的俄国受到热捧之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在中国，多个译者也以不同的翻译风格和表述形式出版了多个版本，牛虻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大无畏气概和传奇的人生故事深受广大青年人的喜爱，并影响了几代人。

《牛虻》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殖民统治的斗争为背景，以爱国志士牛虻的命运、遭遇和结局为线索，热情歌颂了意大利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所做的英勇斗争。牛虻钢铁般的意志、视死如归的精神、疾恶如仇的品格，激励和鼓舞了一大批年轻人。

牛虻原名亚瑟，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英裔富商家庭。他从小受到家人的歧视和排挤，在苦闷和忧伤中度过了童年，身边能给他以安慰和关怀的只有神父蒙泰尼里和青梅竹马的琼玛。

当时的意大利正遭受奥地利的殖民统治，青年意大利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和行动吸引着当时的热血青年，亚瑟决心献身于这项事业。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亚瑟邂逅了童年时的玩伴琼玛并悄悄爱上了她。

一次，亚瑟向新任神父忏悔时说出了秘密革命组织的名称和自己实施革命行动的事实。新任神父随即告密，致使亚瑟和一批同志被捕。当他从狱吏口中得知是前任神父出卖了他时，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打击，对伪善的宗教产生了怀疑。前来迎接他出狱的琼玛误以为是亚瑟出卖了同志，打了他一个耳光后愤然离去。

屋漏偏逢连阴雨。伤心欲绝的亚瑟刚回到家，一心想将他赶出家门的嫂子告诉他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亚瑟是蒙泰尼里的私生子！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亚瑟对人世、对宗教的所有美好憧憬，他砸碎了家里的神像，留下了一份遗书，伪装了投海自尽的假象，最后偷渡去了南美洲。在南美洲，他漂泊流浪，度过了十三年炼狱般的生活。当他再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已经变成一个坚强、冷酷、老练的以“牛虻”为笔名的革命党先锋了，他用犀利的语言和笔墨为武器，继续与反动势力斗争着。

十三年的流浪生活让亚瑟的相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连蒙泰尼里和琼玛都认不出他来了，然而他精神上的变化更为巨大。回到意大利后，牛虻成了反对教会最激烈的人。他对以蒙泰尼里为代表的教会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唤醒对教会心存幻想的人们。当再一次与琼玛相遇时，琼玛被牛虻的斗志和坚强吸引，并从牛虻的身上隐约感觉到昔日恋人亚瑟的影子。当年，琼玛在看到亚瑟遗书时深受打击，认为是自己害了亚瑟，所以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现在，她渴望证实牛虻就是亚瑟，并一次次地进行试探，但牛虻始终不能摆脱过去的痛苦和打击，一直不愿开口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亚瑟，

但内心深处对琼玛的爱却丝毫没有改变。

牛虻不只以辛辣的语言和尖刻的文章攻击敌人，他还积极为起义作准备。他组织战友到山区去偷运军火，途中被暗探和骑警包围。亚瑟开枪射击掩护战友撤退，蒙泰尼里的突然出现彻底改变了牛虻的生命轨迹。要么开枪杀死亲生父亲自己脱险逃生，要么束手就擒，牛虻选择了后者，扔掉了手中的枪。牛虻的战友们设法营救他，但身负重伤的牛虻晕倒在越狱途中，使营救行动功亏一篑。在监狱中，当蒙泰尼里试图劝说牛虻放弃革命时，牛虻揭露了他的伪善，并谴责他当年的卑劣行为。蒙泰尼里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正是自己的儿子。当牛虻要蒙泰尼里在儿子和上帝之间作出选择时，蒙泰尼里选择了上帝。牛虻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狱警，他们自愿帮牛虻带信给琼玛。在信中，牛虻承认自己就是亚瑟，并向她表达了始终不渝的爱。至此，琼玛才豁然明白：牛虻就是她曾经爱过而又冤屈过的亚瑟，这让琼玛悲痛欲绝。蒙泰尼里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判处枪决牛虻。刑场上，牛虻亲自指挥颤抖的刽子手们对自己开枪，慷慨就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仍然是一个胜利者。牛虻慷慨赴死后，丧子之痛和无尽的悔恨折磨着蒙泰尼里的身体和灵魂，他最后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牛虻》不愧是一部动人心魄的革命书籍，又不失为一部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书中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和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描写，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它所体现出的对于革命理想的激情，它所引起的心灵震撼和共鸣，使得我每次翻阅、每次欣赏都心潮澎湃，尤其是牛虻临刑前给

琼玛的信，让无数人止不住热泪盈眶。作为此书的译者，我愿意陪伴您一起感受牛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和大义凛然，更愿意陪伴您感受牛虻对琼玛刻骨铭心的爱和对纯真爱情的执着向往！

生命已逝，但牛虻精神永存！

译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2
第七章	67

第二部

第一章	85
第二章	97
第三章	112
第四章	123
第五章	132
第六章	142
第七章	152

第八章	161
第九章	178
第十章	194
第十一章	204

第三部

第一章	225
第二章	241
第三章	252
第四章	263
第五章	275
第六章	282
第七章	301
第八章	311
尾 声	323

第一 部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认真地翻阅着一沓布道用的手稿。那是六月的一个晚上，天气炎热。为了凉爽起见，窗户全都打开了，百叶窗却半掩着，神学院院长坎农·蒙泰尼里停下手中的笔，慈祥地看了一眼这个正埋头于手稿中的孩子。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的，或许是被撕掉了，让你白忙活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一节我再写一遍吧。”

蒙泰尼里的声音虽然低沉，但是浑厚、洪亮，这让他的话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像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有着抑扬顿挫的语调。每当他和亚瑟说话时，语气中总会带着一种慈爱的意味。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我清楚地记得您是放在这儿的。再说，即使您再写一遍，也不可能跟原稿一模一样啦。”

蒙泰尼里继续埋头工作。窗外一只恹恹欲睡的金龟子在懒懒地叫着，小贩拖着长音的叫卖声传来，“卖草莓喽！卖草莓喽！”声音被风一吹，显得有些凄凉。

“《论麻风病人的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盈的步子从房间走过，如此轻慢，常使素有教养的家人感到恼火。他个子不高，身体单薄，与其说是30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少年，还不如说更像16世纪肖像画中的意大利人。亚瑟有长长的眉毛，敏

感的嘴唇以及纤细的手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过于精致小巧了。他要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穿着男装的美丽少女。可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他那轻盈而敏捷的动作，总使人想到一只没有利爪的温顺的美洲豹。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这下好了，我用不着再重写一遍了。咱们到花园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你有哪里不明白吗？”

他们出了门，走进了绿树成荫且环境幽静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所占的建筑，曾是古老的多明哥教派的一座修道院。两百多年之前的这个方方正正的院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两排笔直的、被修剪得很矮的黄杨，成为树篱，围拢出一片空地，里面种植着茂密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如今，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早已入土了，并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这些幽香的花草依然盛开。在这宁静的仲夏之夜，虽然已经没有人再去采集它们来做花草药了，但生机勃勃的欧芹和耧斗菜，仍塞满了石板路的裂缝；院子中央的水井也早已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织的景天草。玫瑰花也枝繁叶茂，纷乱的根蔓延过小径；树篱中盛开着硕大的红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乱草中垂下了头；无人照料的老葡萄藤没有结果，藤条攀附在山楂树枝丫上，垂挂着，随风摆动；欧楂树则固执地缓慢晃动着浓密的树冠，透出一种幽怨。

在院落的一角，一棵夏季才开花的木兰枝繁叶茂，矗立着像是一座宝塔，四下伸出乳白色的花朵。一张做工粗糙的木凳紧挨着树干，蒙泰尼里就坐在那上面。亚瑟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他在课本上碰到了一些难题，于是来向他的神父请教。他虽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可是蒙泰尼里对他而言，绝对是一

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待会儿我就走了，”一个问题解答完之后，亚瑟说，“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来做。”

“我现在不想接着工作，不过，如果你有时间，我倒愿意你能多待一会儿。”

“噢，那好！”他倚在树干上，透过浓密树叶的缝隙，仰望寂静的天空，上面有最早出现的闪着微弱光芒的星星。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在乌黑睫毛的映衬下，显得梦幻般神秘，这是从他那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那里接受的遗传。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开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很累，亲爱的。”蒙泰尼里说。

“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带着些微的倦意，神父马上感觉到了。

“你不该这么急着上大学，你要照顾病人，整晚都睡不好觉，身子都被要累垮的。我本该强求你在离开里窝那前好好休息一阵子的。”

“不，神父，那么做也没有用，母亲过世后，在那个悲惨世界里我无法继续待下去，朱莉娅会把我逼疯的！”

朱莉娅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是插在他肋骨间的一根毒刺。

“我不是想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蒙泰尼里温和地说道，“我知道，没有更让你难堪的啦！不过如果你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在他家待上一个月，回头再去上学，那么你的身体会好很多，也许对你更合适。”

“不，神父，我不会那么做的。沃伦一家人都很善良，很和气，但他们并不了解我，而且他们认为我不幸，从他们的脸上

就能看出来。他们会想尽办法安慰我，还会谈到我的母亲。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什么话不该说，可其他人会说的。还有——”

“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梗上摘下了几朵花儿，焦躁地在手中揉碎。

“那个小镇我没法待下去了。”他停了下，接着说，“那里有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店铺，有她病重之前我常扶她去散步的沿海小路。无论走到哪里，总让我触景生情。卖花的姑娘会捧着鲜花朝我走来——好像现在还需要它们一样！还有教堂墓地——我不得不离开那儿，一看到那地方我就悲伤不已——”

他说不下去了，坐在那儿把毛地黄的花儿揉得粉碎。漫长而又深沉的寂静，使他不由得抬起头，他对神父为什么会如此沉默感到不解。木兰树下，天色越来越暗了，一切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是还有一丝余光，能够看见蒙泰尼里煞白恐怖的脸。只见他低垂着脑袋，右手紧紧抓住木凳的边缘。亚瑟忙扭过头，心中生出一种敬畏与异样之感。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无意间闯入了圣地。

“我的上帝！”他想，“和他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啊！即使我的烦恼如同他自己的烦恼，他也不会比这更伤心了吧？”

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往四周看了看。“我不会劝你回到那里的，眼下无论如何也不会。”他用慈爱的语调说道，“可是你一定要答应，今年暑假必须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最好远离里窝那地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父，神学院放假您打算去哪儿？”

“跟以前一样，我会带着学生进山，一直到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等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完假回来以后，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心。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着你到山里到处游玩，你肯定会对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感兴趣的。不过，只跟我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很乏味，对吗？”

“神父！”亚瑟用朱莉娅所说的“典型的外国派头”拍着手，“能和您一起去，叫我干什么我都乐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停住了话。

“你觉得伯登先生会不答应吗？”

“他当然不会愿意的，但他也不好干涉我了。我已经 18 岁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再说，他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兄长，我没有必要对他言听计从。他对母亲一向不好。”

“话虽这么说，不过要是他强烈反对，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公然违背他的意愿。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艰难——”

“一点也不会更难！”亚瑟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一向恨我，过去恨我，将来一样恨我——这和我做什么没有一点关系。再说，我是跟您——我的忏悔神父一起外出，有什么不行呢？”

“你别忘了，他可是位新教徒。我看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吧，看看他是什么态度。还有，你也别太着急了，我的孩子。不管别人恨你也好，爱你也好，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怎么做。”

这种责怪如此委婉，一点也不会让亚瑟感到脸红。“好，我知道了。”他回答说，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也太难了吧——”

“很遗憾，星期二的晚上你没过来。”蒙泰尼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阿雷佐的主教到这儿来了，我本来是想让你见见他的。”

“我答应了一个同学去他住的地方聚会，当时他们已经在等着我了。”

“什么样的聚会？”

听到这个问题，亚瑟突然有些窘迫。“那——那不——不是什么正——正常的会议，”他说道，由于紧张显得有点口吃，“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了，给我们作了一次讲话，我是说，一个演讲。”

“他讲了些什么？”

亚瑟有些微微的犹豫：“神父，请您不要问他的名字，可以吗？因为我承诺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既然你已经答应了要保密，当然就不该告诉我。不过我觉得，到了现在，你应该可以信任我。”

“神父，我当然相信你。他讲的是——我们，还有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还讲到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谁？”

“意大利。”

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很沉默。“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过身看着他，语气很严肃，“这个事情你考虑多长时间了？”

“自从——去年冬天。”

“你母亲过世之前？那她了解这件事吗？”

“不——不了解。我——我那时还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

“那现在呢，现在你把它放在心上了？”

亚瑟又摘了一把毛地黄花。